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

西湖佳话 贪欣误 红风传

Xi Hu Jia Hua
Tan Xin Wu Hong Feng Zhuan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

《西湖佳话》短篇小说集。由于第八卷《三台梦迹》叙述褒扬明代民族英雄，因而遭禁。

《贪欣误》它时有淫秽描写，清朝认为有伤风化，故而禁毁之。

《红风传》虽为说唱作品，故事情节亦明了清爽，颇可诵读。此书曾于清代后期被禁。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

I242

136

西湖佳話 貪心誤·紅風傳

Xi Hu Jia Hua
Tan Xin Wu Hong Feng Zhuan

明◎陶 輔
清◎羅浮散人
清◎佚 名

時代文艺出版社

西湖佳话

[清] 古吴墨浪子 搜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才子佳人卷.3/杨娜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87-1776-5

I. 中... II. 杨...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6138 号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才子佳人(三)

作 者: [清]雪樵主人

丛书主编: 杨 娜

责任编辑: 姚家余

责任校对: 姚家余

装帧设计: 小曼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316 千字

印 张: 210 印张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776-5/I · 1681

定 价: 536.00元 (全套共20册) 单册: 26.80 元

本 册 目 次

西 湖 佳 话	1
贪 欣 误	205
红 风 传	269

卷 一

葛岭仙迹

西湖，环绕皆山也。而山之蜿蜒起伏，可容人之散步，而前后观览者，则岭也。岭之列在南北两峰，与左右诸山者，皆无足称。纵有可称，亦不过称其形势，称其隅位而已，并未闻有著其姓者。独保叔塔而西一带，乃谓之葛岭。此何说也？盖尝考之，此岭在晋时，曾有一异人葛洪，在此岭上修炼成仙，一时人杰地灵，故人之姓，即冒而为岭之姓也。

你道这葛洪是谁？他号稚川，原是金陵句容人。在三国时，从左慈学道，得九丹金液仙经，白日冲举的仙公葛玄，就是他之祖也。仙公升天之日，曾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品经录一通，授与弟子郑思远，嘱以吾家门子孙，若有可传者，万勿秘。故此葛洪出身，原是不凡。但父母早亡，其家甚贫。却喜他生来的性情恬淡，於世间的种种嗜欲皆不深恋，独爱的是读书谈道。却又苦于无书可读，只得到山中去伐些柴薪，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银钱就买些纸笔回来，借人家的书来抄读。且抄且读，不畏寒暑，如此十数年，竟成了一个大儒。

有人劝他道：“兄之学业，亦可谓成矣，若肯出来求仕，便不忧贫贱了。”葛洪答道：“读书为明理耳，岂谓功名贫贱哉。”劝者道：“功名可谢，而贫贱难处。今兄壮年，只因贫贱，尚未授室，设非出仕，则妻子何来？”葛洪笑道：“梁鸿得孟光为妻，未闻出仕。即欲出仕，亦自有时，何待人求？”劝者不能答而去。

葛洪学问既高，寄情又远，故于闲居，惟杜门却客，绝不妄交一人。有兴时，但遨游山水以自适。一日，在青黛山数株长松之下，一块白石上箕踞而坐，静玩那满山的苍翠之色。以为生于山中，却又不紧贴于山，以为浮于山外，却去山远了，则此色又

不复有，因而感悟道：“孟夫子所言‘醉于面，盎于背’，正是此种道理。此山之所以称寿也。”

正在沉吟注想，不期此日，恰有南海的太守，姓鲍，名玄，同了许多门客，也到青黛山来游玩。先在半山亭子上吃了半晌酒，酒酣之际，各各散步。鲍玄偶携了一个相士，正游到葛洪的坐处来，忽见葛洪坐在石上，昂昂藏藏，丰神飘逸，不觉惊讶，因指谓相士道：“你看此人，体态悠然，自应有富贵，何如此青年，甘居泉石？”相士因定睛看了一眼，道：“这少年富贵固有，然富贵还只有限。更有一件大过人处，老先生可曾看出？”鲍玄道：“富贵之外，则不知也。”相士道：“你看他须眉秀异，清气逼人，两眼灼灼有光，而昂藏矮健如野鹤，此殆神仙中人。”

鲍玄听了尚不尽信，因走上前，对着葛洪拱一拱手，道：“长兄请了。”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低着头细细理会，忽听得有人与他拱手，忙回过头来看时，却见是一个老先辈模样，只得立起身来，深深打一恭，道：“晚辈贪看山色，不识台驾到此，失于趋避，不胜有罪。”鲍玄见他谦谦有礼，愈加欢喜，因又问道：“我看长兄神情英发，当驰骋于仕路中，为何有闲工夫寻山问水，做此寂寞之事？”葛洪答道：“尝闻贤人君子之涉世，即居仕路中吐握风云，亦宜有山水之雅度，如老先生今日是也。况且晚辈正在贫贱时，去仕路尚远，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气，以涵养性灵。”鲍玄听了大喜道：“长兄不独形貌超凡，而议论高妙又迥出乎寻常之外，真高士也。可敬，可羨！”因而问姓。葛洪道：“尚不曾拜识山斗，晚生小子安敢妄通。”鲍玄道：“我学生南海郡守鲍玄也，过时陈人，何足挂齿。”葛洪忙又打一恭，道：“泰山北斗，果是不虚。晚生葛洪孤寒下士，何幸得瞻紫气。”鲍玄听了，道：“这等说是葛兄了。但不知仙乡何处？”葛洪道：“祖籍金陵句容。”鲍玄道：“闻句容县，三国时，有一位白日飞升的仙人，道号葛孝先者，兄既与之同姓，定知其来历矣？”葛洪又打一恭，道：“此即晚生之祖也。自愧不肖，尚坠落凡胎，言之实可羞耻。”鲍玄听了又不觉大喜，因顾谓相士道：“祖孙一气，吾兄言神仙中人，殆不诬矣。”相士笑答道：“非予言不诬，实相理不诬

也；非相理不诬，实天地间阴阳之气不诬也。”

葛洪见二人说话有因，因而问故。鲍玄遂将前看他所论之言，又细细说了一遍。葛洪此时听了，虽谦谢不遑，然胸中早已落了一个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葛洪见鲍太守宾客纷纷，恐他有正事，说罢，遂要辞别而回。鲍玄执手不舍，再三问明了居止之地，方容他别去。正是：

慢道知音今古稀，只须一语便投机。
况乎语语皆如意，怎不身心一片依。

你道鲍玄为何这等喜爱葛洪？原来他有一个女儿，名唤潜光小姐，最所钟爱，尚未得佳婿。今见葛洪少年，潇洒出尘，又有才思，甚是注意。到次日，就托相士为媒，来与葛洪道达鲍太守之意。葛洪惟以处贫，再三辞谢，当不得鲍太守情意谆谆，遂一言之下结成了秦晋姻盟。又过不多时，意和谐了琴瑟之好。夫妻甚是相得。自此，鲍玄与葛洪在翁婿之间，便时相过从。

原来鲍玄最好的是外丹，并内养之术，因见葛洪出自神仙之裔，便尽将所得的丹术，朝夕与葛洪讲究，指望他有些家传。葛洪因说道：“小婿闻修仙一道，要在各人自炼，虽有家学，亦不过是此平常导引之法，只好保养气血，为延年计耳。至于飞升冲举之事，想来定须大丹。”鲍玄听了，深以为然，遂留心访求大丹之术。

那时是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导欲召葛洪补州主簿，以便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后因东南一带反了无数山贼，朝廷敕令都督顾秘统领大兵往讨之。这顾秘与鲍玄原是旧交，临行来辞。鲍玄因开筵款留，坐中命葛洪相陪。顾秘见葛洪器宇轩豁，间出一言，颇有深意，度其有才，因问他道：“目今东南一带，山贼作乱，相连相结，将有千里。本督奉命往讨，不知还该作何方略？葛兄多才，当有以教我。”葛洪道：“草野下士，焉知方略？但思贼本民也，汹汹而起者，不过迫于饥寒。有司不知存恤，复以催科酷虐之，使其不能生，便不畏死而作乱，

实非有争夺割据之大志。况一时乌合，未知纪律，恩诏并宽恤之令一下，则顷刻解散矣。若欲示威，挺而走险，则天下事不可知矣。望老大人天地惜生，为朝廷惜福。”顾秘听了，不觉喜动颜色，因对鲍玄道：“令婿稚川兄不独才高，而察览贼情，直如烧犀观火，而解散谋猷，竟是仁心义举。杯酒片言，本督领教多矣。军旅危务，本不该烦渎高贤，但思兵机叵测，倘一时有变，本督自知鲁钝，恐不能速应。一着稍差，岂不丧师辱国？意欲暂屈高贤，帷幄共事，设有所疑，便于领教，使东南赖以安静，或亦仁人所愿。望葛兄慨允。”葛洪因辞谢道：“刍蕘上献，不过备大人之一采。若借此临戎，小知大受，鲜不误事，乌乎敢也。”顾秘道：“一长便可奏效，何况全才。本督意已决矣，万望弗辞。”随命军中取了一道县尉的敕书，填了葛洪名字，并县尉的衣冠送上，道：“暂以此相屈，另日上请，自别有恩命。”葛洪还要推辞，鲍玄因从旁劝说道：“幼而学，壮而行，丈夫之志也。贤婿虽别有高怀，然积功累行不出贫寒，则功名二字，亦人生所不可少。况知己难逢，今既蒙顾老督台，汲汲垂青，实贤婿知己也。何不出而仰佐其成功，使东南万姓死而忽生，扰而忽定，岂不于徒抱之仁心，更加一快乎？至于事后之功名，存之弃之，则无不可。当今之际，何必饥而不食，渴而不饮，虚费此耕凿之功哉。”顾秘听了大喜，道：“鲍老先生之言甚善，葛兄不可不听。葛洪见交相劝勉，知义不可辞，方才受了敕书，穿了冠带，先拜谢圣恩，又拜谢主帅，然后入内，拜别岳父岳母并妻子，竟随了顾都督，领着三军而去。正是：

莫认丹成便可仙，积功累行实为先。
若徒矻守不为善，那得丹成上九天。

顾督帅兵尚未到东南之界，葛洪早献计道：“贼巢广远，难于遍剿，利在招降，固矣；但思招降亦不容易，必使其心又感又畏，方才贴服。今欲其感，须用大恩结之；再欲其畏，须大威震之。大恩不过一纸，大威必须百万。今元帅所率有限，何以使其

必畏？”顾秘道：“如此却将奈何？”葛洪道：“洪闻先声最能动众。元帅可先发檄文于东南各府州县，虚檄其每府发兵若干、粮草若干，每州县发兵若干、粮草若干；某兵就便当守何险，某兵乘势当攻何寨；获一首级，当作何赏；破一营寨，当进何爵；候本督府百万大兵到日，一同进剿。烈烈轰轰，喧传四境，却暗戒各府州县不必实具兵马，但多备旗鼓火炮，虚张杀伐之势，使贼人见之，自然惊惧。然后命洪率一旅，宣扬圣恩，沿路招而安之，定自畏威而感服矣。”顾督帅称其妙算，一一依计而行。不过数日之间，各府州县俱纷纷传说大兵将到，有旨檄共进剿，皆有旌旗、火炮、粮草，以为从剿之用。众山贼闻知，莫不惊惧。强梁者尚想拥众凭险以图侥幸，柔弱者早已悔之无及。过不得一二日，忽又闻得恩诏到了，沿途都写贴诏旨道：

万物皆自倾自覆，而天地之栽培不息。凡我黎民，偶以饥寒为贼诱者，朕甚悯之。若能悔过自新，可速纳兵戈于各府州县，仍各回乡里安生，便曲赦其罪，蠲免其积欠钱粮，有司不得重征再问。若果系饥寒，事平后量加优恤。有能诛获贼首来献者，赏千金，封万户，若执迷不悟，大兵到日，尽成龟粉，其无悔！

众贼见诏书写得明明白白，又且恳切，皆大喜道：“吾属有生路矣。”遂各人将所执的刀枪弓箭，尽交纳到各府州县来，竟一哄分头散去。各府州县转取他所纳的兵器，摆设在城头之上，要害之所，以为助剿之需。贼首见此光景，无计可施，欲要拥众，而众已散了八九；欲要据险，而势孤力寡，如何能据，只得寻思要走。早有几个贴身贼将，打听有赏千金封万户的诏书，便你思量生缚了去请赏，我思量斩了首级去献功。你争我夺，竟将贼首斩成肉酱，而不可献矣。贼首既死，而余党便东西逃散，那里还有踪迹？及顾都督的兵到境上，而东南一带已是太平世界，竟无处劳一兵、一将、一矢、一炮矣。顾都督大喜道：“此皆葛县尉之也。”遂细细的表奏朝廷，请加重赏。朝廷见兵不血刃，

而四境扫清，甚嘉其功，因赐爵关内侯。诏书到日，众皆称贺。葛洪独苦辞道：“洪本一书生，蒙元帅提携，得备顾问。即今山贼之平，非元帅大兵，赫赫加临，圣有信一言，而遽解散耶？此皆元帅虎威所致，元帅乃谦虚不自有，而尽归功于洪，复蒙圣主赐以上爵。洪自惟草茅之士，何以当此？万望元帅代为辞免。”顾秘道：“解散之功，且无论；即大兵之威，亦贤侯檄府县虚应之所扬也，岂尽在本督？贤侯有功而不受职，朝廷不疑贤侯为薄名器，则疑贤侯为矫情。避之何难？然揆之于义，似乎不可。”

葛洪听了，甚是踌躇。原来葛洪本念，不甚重在功名，惟深注于修炼；平素与鲍玄讲究，知修炼以得丹砂为重，而丹砂惟交趾最良；今见辞功名不去，遂转一念道：“洪本书生，不谙朝廷典礼，几于获罪。今蒙元帅训教，辞爵既于义不可，但人各有志，才各有宜，今洪欲谨辞侯爵，别乞一命。总是朝廷臣子，不识可乎？”顾秘道：“既有所受，亦不为矫情矣。但不知贤侯欲求何地？”葛洪道：“乞勾漏一令，平生之愿足矣。”顾秘道：“勾漏，下邑也，贤侯何乐于此？”葛洪道：“此洪素志也，望元帅周全。”顾秘许诺，果为他婉婉转转上了一本。不日到下旨来道：

既奏大功，勾漏一令，何足以偿。既称其有素志，着即赴任。侯爵虽不拜，可挂为虚衔，以重朝廷优待功臣之典。

葛洪拜谢了圣恩，又拜谢了顾都督，方才奉旨回家别岳翁鲍玄，将愿乞勾漏令，要求丹砂之事细细说明，鲍玄大喜，不久别了岳翁，携了妻子潜光小姐上任而去。正是：

一官远远走天涯，名不高来利不加。
若问何求并何愿，谁知素志在丹砂。

果然勾漏是一小县，葛洪到任即薄赋减刑，宽徭息讼，不消两月，治得一清如水，正是民无冻饿，官有余闲。故葛洪在衙无

事，闻知罗浮名胜，遂常常去游览，欲以山水之理，去参悟那性命之学；见那山水春夏之时，则草木荣茂，到了秋冬之际，则草木衰落，因悟道：“此岂山水有盛衰，盖气数盛衰也。”偶然到梅花盛开之时，见开者开，落者落，因又悟道：“此亦非梅有开落，亦气有盛衰，故梅当其盛而开，缘其衰而落也。”因而自悟道：“万物皆在气中，岂人独能出于气外？少壮者，受生之气正盛也；老耄者，受生之气已竭矣。若欲长生，必须令此气常壮，不至于衰竭则可也；此丹经所以贵乎养气也。”由是，朝夕之间，惟以养气为事。初惟静养；继而调息；继而闭其口，使气惟从鼻息中出纳；继而长收短放；继而吐故纳新后，又直收入丹田；继而直贯至尾闾，又直贯夹脊，渐渐有个贯顶之意。行之既久，只觉满腹中的精神充足，满身上的血气流通，十分快活。因暗想道：“吾自身中，原有大乐，反不去料理，为何转在尘世中，恋此鸡肋？”此时在勾漏作令，已满三载，因而解了印绶，纳于上司，竟告病谢事而去。不日到了故乡，拜见鲍玄，道：“小婿为吏三年，真是两袖清风，惟有丹砂一筐，奉上泰山，聊以佐外丹之一用。”鲍玄笑受道：“得此，则黄白有种，无借于世矣。”自此之后，翁婿二人杜门不出，不是养气，就是炼丹。不数月之间，外丹已成，不但资生，兼之济世，然后细细一思，却于性命无益，故葛洪全不在意。虽不在意，而葛洪修炼之名，早已传扬四方。

有一个淮南王刘安，原是汉朝子孙，朝代虽更，他却保全未失。他为人最好的是修炼，只因未得真诀，往往为之而不就。他心不能死，尚苦苦访求高人异士；今闻葛洪之名，遂着人用厚聘，再三来敦请一会。葛洪初辞了一遍，后见他殷殷不倦，转感他仰慕之诚，意慨然而往。及到了相见，淮南王加礼优待，欲求他修炼之术。葛洪道：“修炼虽炉火之功，然其成败，实关天地之造化，并赖鬼神之护持。大王若存济世利物之心，则天地自然不吝，而鬼神自然乐从，而铅汞通灵矣。倘妄想齐山，私图高斗，诚恐九仞之功，必不能满也。”淮南王听了，不胜大喜，道：“贤侯之论，金玉也。安何敢私？但欲参明至理耳。倘蒙仙术，侥幸成丹，请悉以代民间租赋。”葛洪听了，因力赞道：“大王仁

心仁政，天地鬼神实与闻之。洪虽薄德，何敢不于炉鼎之间，少效一臂。”二人说得投机，彼此大悦，遂选吉择地，起立炉灶，安铅置汞，加以丹砂，尽心修炼。到了七七四十九日，如是者九转，大丹乃成。淮南王启炉，果得黄金三万两，不负前言，悉以代淮南一郡租赋之半。深感葛洪之传，敬之不啻神明。

然葛洪静思暗想，以为终日碌碌为人，而自家性命何时结果？必须弃家避世，远遁而去，择一善地，细细参求，方能有成。算计定了，此时身边黄白之资自有，不忧路费，遂暗暗地改换了道装，隐起葛洪名姓，别号抱朴子，只带了一个能事的老仆，飘然而去。又恐近处人易踪迹，遂顺着长江一路直至京口，转至丹阳，又由丹阳至常苏。常苏非无名胜之地，可以潜身，然山水浅促，故葛洪舍之而去。直至临安，见两峰与西湖之秀美，甲于天下，方大喜道：“此地可卜吾居矣。”因而遍游湖山以择善地。南屏嫌其大露，灵隐疑其偏枯，孤山厌其浅隘，古屋憎其深沉，皆不称心。一日，从栖霞山之西而行，忽见一岭蜿蜒而前，忽又回环顾盼，岭左朝吞旭日，岭右夜纳归蟾，岭下结茅，可以潜居，岭头设石，可以静坐，有泉可汲，有鼎可安。最妙是游人攘攘，于此地过而不留；尤妙在笙歌沸沸，而此中安然独静。葛洪看了，不觉大喜，道：“此吾居也。”因出金购地，结庐独处。遂安炉设鼎，先点外丹，为资身之计，然后日坐岭头，观天地之化机，以参悟那内丹之理。一日有感，因而题诗道：

纵心参至道，天地大丹台。气逐白云出，火从红日
来。

真修在不息，虚结是灵胎。九转还千转，婴儿胎出
怀。

葛洪悟后，因时时参想道：“天地所以不老者，先天之气至足也。人是后天，父母气血所生，故有壮有老，不能持久。纵能于天地之气，吐吞收放，亦不过稍稍延年，断不能使受伤之后天，重返不息之先天。”再自参想道：“若果不能，则神仙一道，

尽属荒唐矣。他人且无论，即吾祖仙翁，仙踪、仙术，历历可征，岂亦荒唐耶？由此想来，毕竟后天之中，仍有开辟先天之路。故丹经论至精微，有曰父母，有曰戊己，有曰怀胎，有曰调养，有曰产婴儿，有曰出元神；此必有说，断非无故而妄立名色，以炫世人之耳目。且丹经又有曰三九郎君、二八姹女，又有曰戊己黄婆，不知者尽指为采战之事。试思采战淫欲，岂有得道仙人，而肯著之为经耶？此中定别具妙理，而人未及参明耳。若果采战，纵有神术，亦属后天，何关性命？况且温柔乡，多半是黄泉路。”

原来葛洪自在勾漏，得了养气调息之术，有些效验，便日日行之。这一日，正坐在岭头初阳台上，吐纳东方的朝气，忽想起丹经上有两句要言，道：“炉内若无真种子，犹如水火炼空铛。”因又参想道：“据此二言，则调养不足重，而真种子乃为贵也。但不知真种子，却是何物？若要认做药物，丹经又有言：‘竹破还将竹补宜，抱鸡须用卵为之。’由此看来，自是人身之物。但人身俱是后天，那里作得种子？”因而坐卧行动，凝思注想，无一刻不参真种子，再也参不透。

忽有一道人，古貌苍髯，来访葛洪，欲暂借一宿。葛洪看那人体态，大有道气，便延之上坐，请教道长何来，那人道：“来与汝说真种子。”葛洪闻言，便下拜道：“愿吾师指教。”那道人便一手扯起葛洪，道：“兄请起，吾乃汝祖弟子郑思远也，特来传汝祖秘术于兄。”遂将昔日葛玄神仙妙旨，一一传受而去。葛洪恍然大悟道：“原来丹经所喻，皆系微言，实暗暗相通。所云三九郎君，即父也；二八姹女，即母也。所云戊己黄婆，即父母交媾之媒也。父母之交媾，即父母先天阴阳二气，相感相触，而交结于眉目间，而成黍珠也。此黍珠，吸而吞之，即吾后天中之真种子也。父母交媾，即战也；吾吞纳，即采也。采而温养之，即水火之炼也。修炼得法，而种子始成胎也。时足胎成，而婴儿始产也；婴儿既产，则元神始出也。元神出，然后化腐为神，而尸可解也。”葛洪自得郑思远之指点，此理既明，心无所惑，遂出囊中黄白，叫老仆去一一治办。又广结其庐，深深密密，好潜

藏修炼，不与人知。正是：

茫然容易偏难识，得窃虽难亦易行。药饵金丹皆备矣，大丹何患不能成。

药物既备之后，葛洪便闭户垂帘，据鼎炉而坐，抽添得鼎炉内，水火温温暖暖，以待先天种子之来。而戊己黄婆，则日引着明眸皓齿的三九郎君，与绿鬓朱颜的二八姝女，时时调笑于葛洪鼎炉之前。虽五贼为累，龙虎不能即驯，也参差了数遍。然阴阳之交媾，你贪我爱，出自天然；铅汞之调和，此投彼合，不须人力。况有黄婆勾勾引引，忽一瞬，金童玉女眉目间，早隐隐浮出一粒黍珠，现紫光明色。葛洪急开帘审视，认得是父母的先天种子，忙一吸而采入。炉中再抽添火候，牢牢固守，工夫不敢少息。过了些时，腹中渐觉有异，知已得了真种子，不须更烦药物。遂将所求一概遣去，惟存心于调摄温养，毫忽不敢怠惰。果是道参真诀，修合元机，胸中种子结就灵胎，早日异而月不同。到了十月满足，忽有知有觉，产一婴儿在丹田内作元神，可以随心称意，出入变化无穷矣。葛洪到此，素心已遂，道念愈坚，因拜谢了天地祖先，立愿施药济世，不欲复在世缘中扰扰。因遣老仆还乡报信，使家人绝望，自却颠颠狂狂的，日在西湖上游戏。他虽韬光敛迹，不露神仙踪迹，然朝游三竺，暮宿两峰，终日不食也不饥，冬日无衣也不寒，入水不濡，入火不燃，举止行藏，自与凡人迥异，遂为人所惊疑而羡慕矣。

一日，有一贵客邀洪共饭，时宾客满座，内忽一客戏洪曰：“闻令祖孝先公，仙术奇幻，能吐饭变蜂，不知果有其事，而先生亦善此术否？”葛洪道：“饭自饭，蜂自蜂，如何可变？先祖之事，或真或妄，予亦不知。但尊客既谈及此，或蜂饭之机缘有触，而不可不如尊客之命。”一面说，一面即将口中所嚼之饭，对着客面一喷。客只道是饭，忙低面而避之。那里是饭，竟是一阵大蜂，乱扑其面，而肆其攒噬之毒。客急举衣袖拂之，那里拂得开？左边拂去，右边又叮；右边拂去，左边又叮来了。客被叮

不过，慌了手脚，只得大叫道：“先生饶我罢，某知罪矣。”葛洪笑道：“此饭岂会叮人，尊客欲观，故戏之耳。既如此害怕，何不仍饱之腹内？”将箸招之，那一阵大蜂早飞入口中，原还为饭矣。满座宾客见之，无不绝倒，遂传播其仙家幻术之妙。

至钱塘，县尉亦闻其名，特设席于钱塘江口，请葛洪观潮。正对饮时，忽风潮大作，一派银山雪浪，自海门汹涌而来。观潮之人，尽远远的退奔高岸。县尉也要避去，葛洪笑留之，道：“特来观潮，潮至而不观，转欲避去，则此来不几虚度乎？”县尉道：“非不欲观，略移高阜，以防其冲激耳。”侍卫之人恐其有失，遂不顾葛洪，竟簇拥县尉，亦退避于高岸之上。独剩葛洪一人，据席大饮。顷刻潮至，葛洪举杯向之，称其妙道，恬不为怪，真是仙家妙用，不可测度。那潮头有三丈余高，却也奇怪，到了葛洪面前，宛若有物阻隔住的一般，竟自分流而过，独他坐处，毫无一点润湿，观者莫不称奇异也。

一日，有客从葛洪西湖泛舟，见洪有符数纸，在于案上。客曰：“此符之验可得见否？”葛洪道：“何难？”即取一符投之水中，顺水而下。洪曰：“何如？”客笑道：“常人投之，亦能下流。”洪复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洪曰：“何如？”客又笑道：“西湖之水平，略遇上水微风，则逆上亦易事也。”洪又复取一符投之，这符却便作怪，也不上，也不下，只在水中团团旋转。但见那上流之符，忽然下去，下流之符，忽然上来，三符聚做一块，便不动了。葛洪随即收之。客方笑谢道：“果然奇异。”

忽一日，葛洪在断桥闲走，见一渔翁自言自语道：“看他活活一尾鱼，如何一会儿便死了？只得贱卖些，自有个售主。”葛洪闻言，笑道：“你既肯贱，我欲烦此鱼，到河伯处一往，买你的放生罢。”渔翁大笑道：“此真买干鱼放生的了！果能活之，任凭放去，端不要钱。”洪遂于袖中，取符一道，纳鱼口中，投之水中，其鱼踊跃鼓鳞而去。观者无不称奇。

又一年，钱塘大旱，万姓张惶，也有道士设坛求雨，也有儿童行龙求雨，百计苦求，并无半点。葛洪看此光景，不觉动念，因安慰众人道：“莫要慌，吾为汝等求之。”因在葛岭丹井中，取

水吸了一口，立在初阳台上，望着四面一喷，不多时，阴云密布，下了一场大雨，四野沾足。

一日，见一穷汉，日以挑水为生者，因汲水误落钱百十文于井中，无法可得，惟望井而泣。葛洪道：“痴汉子，何必泣，我与汝取出。”遂于井上，大呼：“钱出来，钱出来！”只见那钱一一都在井中，飞将出来，一个也不少。其人拜谢而去。又一年瘟疫盛行，葛洪不忍人染此疾，遂书符投于各井中，令人饮水，则瘟疫自解。

又一人钱粮逼迫，要卖妻子，其妻子情急，竟往西湖投水。葛洪见了，止他道：“不必短见，我完全你夫妇罢。一松亭内一块大青石下，有贼藏银一包在彼，可与汝丈夫往取之，完粮之外，还可本钱度日。”其夫往取，果得之，感谢不尽。

尝有客来谒葛洪，洪与客同坐在堂，外又有客继至，复有一洪亲迎，与之俱人，而座上洪仍与前来之客谈笑，未尝离席动身。此乃葛洪出神妙用。每遇天寒客至，洪便道：“贫居乏火，奈何？”因而口中吐出热气来，满座皆暖。盛暑客至，又道：“蛙居苦热，奈何？”因而口中嘘出冷气，一室皆凉。

或有请洪赴席，洪意不欲往，无奈请者再三勉强，洪不得已而随去。行不上数百步，忽言腹痛，即时卧地，须臾已死。请者惊慌，忙举洪头，头已断，再举四肢，四肢皆断，抑且鼻烂虫生，不可复近。请者急走报洪家，却见洪早已坐在堂上，请者亦不敢有言，复走向洪死所视之，已无洪尸矣。

神异如此，人人皆道他是仙翁再世。每以仙术济人，其功种种也称述不尽。

但在湖上遨游既久，人皆知他是个神仙，日逐被人烦扰，不欲更留，因振衣拂袖返于故乡。此时鲍玄并妻子潜光，俱已去世，物是人非，不胜感叹，因访遗族子孙以为栖止。曾著抱朴子内外篇，医书金匱方百卷，肘后方四卷，流传于世。既而仙机时露，复为人踪迹甚繁，心每厌之，辄独居一室。其年八十四岁，坐至日终，香气满屋，不言不动，兀然如睡。家人惊视之，已尸解而去矣。及视其颜色，虽死如生，再抚摩其体，却柔软不糜。